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十一回 田御史按臨揚郡 陶天豹密探花樓

話說花錦章道：「夫人說得有理，我想他二人必有甚冤仇，因此說他有謀反之意。但李賽與我是同窗之友，況且又是同鄉居住，他在生時與我甚好，又同是一殿之臣，兼且只有此子。那謀反之事非同小可，地方官失覺察就該有罪了，連滿城文武官員一概要問起罪來。這件事情若是真，老夫亦不能容他，如此看起來，必然是假的。」馬夫人道：「相公若要害了李榮春，亦當念他父親同窗面上，於心何忍？況且又要連累眾人，這事斷然使不得的。可笑孩兒大不明白，些小之怨就要誣人為反叛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但不知孩兒與李榮春有甚冤仇，就誣他反叛，待我叫花福來問便知明白。」馬夫人道：「相公言之有理。」即吩咐叫花福進來。花福聞傳，隨即走到內堂問道：「不知相爺呼喚花福有何吩咐？」花錦章將言詐問道：「花福，少爺函內說與李榮春有冤仇，到底為著何事？」那花福見問，只道少爺函內果有此言，遂將前事稟明。花錦章聽了想道：「為了一個落難之女結此冤仇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馬夫人道：「相公，此事如何回覆孩兒？」花錦章道：「待我寫一封書去與孩兒，叫他要斂跡些，各事不可如此亂為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說得有理。」花錦章遂寫了一書，賞花福兩銀子做路費，叫他回復少爺。花福領命而回不表。

且說成化四年乃出巡之年，聖上欽點御史田大修為天下都察院，代天巡狩，賜上方寶劍一口，訪察貪官污吏，剪除勢惡土豪不法者，准其先斬後奏。田大修奉旨出京而去。這田大修字俊卿，乃胡廣長沙人氏，年少登科出仕，官至御史。身邊有一門生，姓陶名坤，字天豹，也是官家之子，自幼父母雙亡，一心思欲學道，遂拜萬花老祖為師，學道三年，因道法無緣，老祖賜他集雲帕一條、萬年藤一枝、竹刺一枝，叫他下山來投田大修門下以圖功名。田大修自得陶天豹之後，所有疑難之事只命陶天豹察訪，好惡立見明白，各事到虧陶天豹一人，為田大修辦了多少疑難之事，所以田大修時刻離不得陶天豹。此時出京，遂帶了陶天豹，一路察訪而來，沿途除了多少貪官惡棍，若有疑難不明之案，就差陶天豹去察訪得明明白白，並無冤枉一人，所以一路而來，這些官員個個懼怕。

那日巡到揚州，這些文武官員出境迎接，來到公館。次日謁聖，行香已畢，回拜巡撫行臺，又到各鄉紳處拜望明白，回到公館。那夜忽然想起：「李騫在日與我先父□契厚，今雖亡過，尚有世弟在家，禮當拜望才是。」至次日即吩咐打道，先拜望丁憂的沈翰林，然後到李府，將帖拿與管門的，管門連忙進內通報。李榮春吩咐開門，即時換了衣服，走出大門迎接，作了三揖。接進內廳，二人又行了禮，遂分賓主坐下。家人獻茶，李榮春吩咐備酒，田大修道：「世弟不必費心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世兄駕臨舍下，無物可敬，水酒一杯，閒談而已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若在別家定不相擾，世弟這裡只得領情便了。」二人手挽著手來到書房，酒席已排端正，二人對面坐下。飲了三巡，李榮春道：「世兄按臨揚郡，不知今日拜過幾處？」田大修道：「今日先到沈翰林府中，隨即到此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盧、花二府去也不去？」田大修道：「盧年伯已經身故多年，伯母尚在，禮該去問候。但他是個寡居，我若去拜他他必費心，使我轉覺不安，只飛帖去請安就是了。若說花府，我定不去會他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論理亦當去會他一會才是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愚兄一路而來，聞說花虹比前更不相同了，欺民如魚肉，我心中想要辦他以除民害，只是無人告他，難以發作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若說花虹真正可惡，連小弟的性命險些送在他手裡。」田大修問道：「這怎說，他怎樣欺爾？」李榮春遂將前情說了一遍，一直說到紅花逃走為止。田大修聽了心中大怒，兩目圓睜，大罵花虹：「爾這小賊種，敢如此橫凶作惡麼？我必除之。」

又道：「世弟，那曹天吉與秦氏通姦，我立刻就要拿住他的姦情。只怕他二人未必果有同赴陽臺，若是果有此情，我立刻將他二人拿祝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如何拿得著他姦情來？」田大修道：「我有個陶天豹，善能騰雲駕霧，訪察人家不軌事情，待我叫他到花家試探姦情以便行事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既然有此異人，秦氏與曹天吉好情必破矣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紅花可還在府中麼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尚在舍下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可叫他來我面前告一代主伸冤的狀，我就好捉拿姦夫淫婦與花賽金報仇，一面來治花虹的罪，使他羞死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如此一發妙極。」遂進裡面對紅花說知此事。紅花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蒙田大人這般關照，明日我便去告狀伸冤。」李榮春又來與田大修說明，田大修即時吩咐家人去叫陶天豹來，家人領令而去。

不一會陶天豹喚到，與李榮春見了禮，田大修道：「此處有一個花子能的妻子秦氏與曹天吉通姦，今要爾去拿，爾敢去拿他否？」陶天豹道：「不知他家住在哪裡？」李榮春道：「爾向東而去，不多路有一所大花園，園內多有亭閣臺榭便是。」陶天豹道：「若果有好情我便拿住他，若無好情卻不干我事。」

李榮春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陶天豹說完，取出集雲帕放在地下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踏在帕上，只見一陣清風，已騰空而去了。李榮春見了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奇妙。」

且說秦氏與曹天吉兩下偷情，只是不能暢意，遂起了不良之心，要害死花子能，一則因不見了紅花，恐他在外告訴花子能，自己性命難保；二則不能與曹天吉取樂，所以起了不良之心要害死花子能，遂其欲心，好與曹天吉日夜雲雨。遂來與曹天吉計議，曹天吉道：「少奶奶，爾往日到此歡天喜地，今日為何滿面愁容？」秦氏道：「二教師啊，我自從與爾交好，情同膠漆，只望天長地久，那曉得走了紅花，倘他告訴少爺，爾是不必說的，只是我死不待言了，與爾的鸞鳳兩離，想來想去無計可施，教人怎不煩惱？」曹天吉道：「這也沒法，露水夫妻原是不能到老的；只好爾向東去我往西行罷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說難道就罷了不成？嗚啞！我好恨恨，恨我為何如此癡愚，不該失身與爾這負心的賊。曹天吉啊曹天吉，爾既如此負心，前日就不該來調戲我，還虧爾說多情多義的，為何口不應心，到今日說出這斷絕的話來。」一邊說一邊做出妖嬈之態，低低的泣。曹天吉被他迷了心，見他做出如此媚態，心中不忍，道：「少奶奶不必哭泣，有話慢慢計議。」秦氏道：「有甚計議？我已定了主意。」曹天吉道：「莫非要害死少爺麼？」秦氏道：「說得不錯，只是爾一心要向我，不可三心兩意。」

曹天吉道：「好雖是好，只是謀死親夫，被人看破就要償命呢。」秦氏道：「不妨，照花賽金的樣子就乾乾淨淨，並無人知。」

二人計議定當，遂放心作樂，解衣上牀，曲盡綢繆。

那知來了陶天豹，腰束萬年藤，手拿竹刺，猶如竹節一般。

來到園中四處一看，但見玩花樓內淫風閃閃，紗窗緊閉，正是男女成歡之時。他口中唸唸有詞，叫聲：「開。」六扇紗窗齊開，飛身進內，並不見一人。再一看見後面尚有一間臥房，走進一看，只見一男一女赤身露體臥在牀上，心中大怒，大喝一聲：「姦夫淫婦，敢這等無禮麼？」舉起竹刺便打。曹天吉吃了一驚，爬起身來順勢一腳，踢在陶天豹胸前，將護心鏡踢得粉碎，皮也去了一塊，還是赤腳的，若是穿了鞋陶天豹的性命想活不成了。陶天豹被踢了一腳，叫聲好利害，又一竹刺打下，曹天吉大叫一聲：「疼死我也。」翻身便倒。陶天豹又一連打了幾下，曹天吉爬起又被打倒，陶天豹又一味將竹刺亂打曹天吉，任爬爬不得起來。原來這竹刺乃老祖所賜，打在人身上骨酸筋軟，一些氣力都無，還是曹天吉才當得起這幾下，若打別人只須兩下足矣。若是曹天吉有寸鐵在手亦不至就被打倒。那秦氏嚇得只是抖，連走也走不動，才要去拿褲來穿，被陶天豹也是一竹刺，打得秦氏殺豬也似的一般叫起來，一身無力，連動也不能一動。陶天豹將曹天吉舉起放在秦氏身上，猶如二人在行事一般，又將二人頭髮結在一處，將萬年藤解下，將二人攔腰捆了。遂走出來將窗門閉了，念了咒語，若是別人要開，任爾怎樣開總是開不來。又將樓門開了出來，仍舊將樓門閉好，也念了咒語。遂下了樓駕起雲帕回到李府，將情稟明。田大修道：「待我就到花府去。」陶天豹道：「我已將他二人用萬年藤捆住了，就待明日方去也不妨的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待明日去罷。」遂別了李榮春回去。

李榮春送田大修去後，遂寫了狀子交與紅花道：「我已與田大人送了，爾放心去攔轎告狀，好與爾家小姐伸冤。」紅花道：「我出門不慣，路上行走尚且羞怕，若說告狀，被人圍住觀看成何體面？不如回家去等候，田大人一到我就出來喊冤。」

李榮春道：「爾離家數日忽然回去，若少爺問爾，爾有何話對答？如何使得？」紅花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少奶奶已經拿住，少爺是不妨礙的，我前日出來並無入知，有一便門可以出入，如今仍舊從此便門入去。躲在暗處是不妨的。」李夫人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紅花遂辭了夫人出門而去，卻好遇著花云。那花雲自從放紅花到李府以後，雖不能成其好事，卻常常來與紅花說說閒話。

這日又要來看看紅花，卻好遇著，紅花叫道：「雲哥，爾來得正好，快去開了舊處的便門，我要回去了。」花雲道：「爾既逃了性命出來，為何又要回去？」紅花道：「爾去開了便門，伺我回去自然與爾說個明白。」花雲聞言，連忙走回，急將便門開了放進紅花，正是點火的時節。花雲隨閉了門問道：「紅花姐姐，隨我來。」紅花道：「隨爾去則甚？」花雲道：「到房內去說話。」紅花暗想道：「他的癡心想我已久，今但如何發放他？」又想道：「有了，待我用花言巧語去騙他便了。」

回道：「雲哥，我只為丟不下小姐，所以回來的，不知小姐棺木靈座放在那裡？」花雲道：「靈座放在鬼出房，棺木放在蓮池灘。如今先到我房中去喝一杯茶，我與爾說一句話，然後同爾去看小姐的棺木靈座，爾道好麼？」紅花道：「不可二人同行，爾先去房中等我，待我自己先去看了小姐的棺木，然後再與爾說話。」花雲道：「我不信，爾騙我多次了。」紅花道：「這次定不騙爾，爾若等不得可到百花亭來尋我。」花雲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在房中等爾，爾若是不來，我就到百花亭來尋爾，今夜必要成其好事，這回若再來騙我，我定不依爾了。」

紅花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彎彎曲曲只揀無人之處而走。正走之間，只見那邊來了二人提了燈籠而來，紅花連忙閃入桃源洞內躲著。原來是花祥、花吉送夜飯與曹天吉吃的，來到樓門口打門，只是不開，二人打了一回，又是不開，二人道：「這也奇了，就是睡了如此打門也該醒來，為甚只是不開，莫非死了？」花吉道：「不要管他，我們去吃飯要緊。」遂下樓而去。紅花見二人去了，遂出了桃源洞來到蓮池灘，看見小姐棺木，兩膝跪下，兩淚交流，低低哭道：「小姐啊小姐，丫頭今日回來看爾，爾可曉得否？可憐那日見小姐如此淒慘，正是令人肝腸寸斷，恨不得替了小姐才好，可憐小姐死得好苦。咳！連紙錢也無人燒一張，卻又將棺木放在這池灘之上被水飄泊，教奴怎不傷心？小姐待奴猶如姊妹一般，奴家不能報小姐萬分之一，今日回來要與小姐伸冤報仇。可恨秦氏這惡婦心太不良，天下惡婦多多少少，也不曾見這惡婦，自己與人私通，反來害死姑娘，良心何在？誰知也有今日，被人拿住他的姦情，到明日看他有何面目見人？」又叫聲：「小姐啊，爾如此慘死，太師夫人如何曉得，若時能超度小姐的魂魄？」可憐紅花一夜哭到天明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